

見

聞

錄

序

余嘗讀山海之經齊諧之誌睽車艷異之編杜陽誥
畢之記謂皆文人播弄筆墨作此不經之語發洩胸
中之奇以炫天下後世之耳目爾旣而思之六合大
矣九州廣矣禹跡所至穆駿所遊怪怪奇奇驚耳駭
目者不可悉數又何敢以蜂蟻之踪井窺之見懸揣
其爲信爲妄哉徐子季方稟豪上之姿具淹博之才
不求聞達孤筇芒履遍遊海內溯江渡河東探海岱

西浮沈湘南窮閩粵北盡幽燕宜其以所聞所見之
事筆之於書皆非世所恒聞恒見者也夫人之有耳
目不第謂其聽風聲而視日月也習見而人之識低
習聞而人之量隘譬之語龍鳳則人以爲常談一旦
驟遇之必且以爲奇蛇恠鳥而驚異之不知馴擾者
直視之如蚯蚓如伏雌徐子是編皆所不常有而必
有者不啻如龍鳳然讀之者當不如奇蛇恠鳥而驚
異之乎或曰索隱語怪仲尼所禁宜爲吾儒所不道

而不知辯防風之骨識蕭慎之矢知商羊之致而察
萍實之味甘又夫子所不諱也是以神異經序曰東
方朔記周巡天下所見山海經之所不載列之雖有
而不倫者亦列之徐子是編亦東方生之意歟

楚黃同學弟張希良拜題

見聞錄目次

卷一

象鼠

鱗魚

驅妖

奇跡

魯仙

麻衣僧

異客

曹石霞

枸杞

食量

巨龜

美女彈琴

擡石

倭國

羅道人

泛海

仙笛

仙棋

王淑之

水災

卷之六

犀玉

飛賊

古玩

假冒

胡將軍

北齊書

都督府相公

魏書

李復佳

魏書

借寓婦

丹術

尤汝厚

魏書

妖狐

屍跡

剖心

瓊枝曼仙

卷二

隱逸

猫

趙弱言

採生拍項

湯聘再生

賣妹妻

啞道人

祈夢

七卷六

額怪

宿冤報

長棺小人長髮大瓜

畫美人

發墓

金粟

銀走錢飛

壽

瘴氣害人

汗血馬

佛光

採參

向關生

男子孕

債負

么兒王喜子

大物

沅州聶知州李吏目得父

冥蠹

修路

姤婦

卷三

卜者

飛瓊

鳳鳥

算花

鸚鵡

虎異

騾驢

龜

火災

石獅

女賊

長鬚

種牙

天婚

武君仕

許魁

許魁

買棺

奇技

富貴

富貴

詐騙

人真

婦力

婉蘭

黃白之法

李半仙

吹笛

兩御史

變異

列志四第百三十三

卷四

撮土避賊

古井

李老者

古劍

鶴

虬髯

子報父讐

浮海

雷擊

輕煙輕雲

託給六

宿愛

私錢

孝感

鬼冤

殺降慘殺

友誼

託給六

陳玉筍

說鈴無

恤寡

說鈴無

陳直方

揣骨相

孝婦

不娶

說鈴無

滋味

食人

雷雪

鱒魚嘴水神

誦經

男寵

變異 卷三列在此

返生香

託於此

嚇詐

化龍

神與解亢文

見聞錄卷一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象鼠

余客荊州見省下小報云外國貢象一隻重八斤四兩鼠一個重六十餘斤於某日日經過擡送各衙門觀看夫象爲巨獸鼠屬蟲類今所貢者何大小顛倒乃爾歟之神異經云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下有磴鼠肉重千斤食之可已熱疾其毛可以爲褥臥之却

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又炎荒廣記南方小象
鬪於松梢枝不爲動餵以松實能知人禍福又宣州
志云晉時宣城下一物大如水牛灰色痺脚脚類象
胸前尾上皆有爪郭璞筮之曰驢鼠又述異記載西
域有鼠國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頭悉白經
其國若不祀則嚙人衣觀此則鼠象之大小更不同
于所貢者矣

鮓魚

鮓魚雖江鮮實海錯也故其沂大江而上不越安慶九江然其來必有時故名一日夔陵副將餽數十尾於荆鎮荆鎮鄭公化源邀食味甚美公卽於樽俎間飭水陸將領謹守要隘嚴修武備未幾而西山賊至至遠安失遊擊將軍一守備千總各一鄭公嘆曰我鎮荆十五年三食此魚三見賊至初李自成子李小兒合賊十七萬圍城七日却走之又小李兒霍搖旗

馬掘子王二王三合諸股賊號四十萬炮火蝟集攻城口夜不休城無完堵隨倒隨修用計以老其師後出奇兵大敗之凡四十日而圍解今僅存小李兒一股乃爲孺子債事孺子者蓋指失事遊擊黃某也黃某卽黃得功之幼子出防遠安鄭公申飭戒嚴而黃遊擊適有慶賀連宵譙會賊遂乘機夜襲入帳中始覺踉蹌格鬪遂被害守備千總入救亦受創而卒若鄭公者可謂老將知兵矣後數年公歿公子以世爵

協鎮紹興有健兒獻鮓魚三尾頗巨卽烹一尾啖之
明日又烹一尾味不甚佳食箸金鑲處漸漸色黑余
時在坐疑有毒卽不食公子亦不食詰庖人云恐天
熱魚餒置井中別無他食者亦無恙乃知魚腐金銀
亦爲變色不必有毒也本草云蜀人呼鮓魚爲瘟魚
相戒不食夔陵之魚必從川來宜其爲不祥之物也

驅妖

潯陽鄧廷槐家妖爲祟惑其女一日有道士齎符於市告以故曰我能除之結壇書符至夜半聞有戰鬪聲空中擲一蛇頭約十餘斤又聞空中云原有冤愆故得犯之如是再四然自此妖遂絕道人臨行又置一牌令懸中堂數年後牌忽墮地事久相忘爲小兒所毀妖復如前一門盡斃事與陶九成紀陝西某媪相似媪住村庄間凡有道流乞食无吝色一日忽有

道士欵門曰汝家得毋爲妖異所累乎曰然卽命取
火焚囊中符篆頃之雷震者數曰妖已誅殛纔遁其
一二十年後汝家當有難留鐵簡授汝至時急投諸
火可免愆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有一自稱大
王者騎從甚多借宿嫗家遣左右謂嫗曰曾聞得異
人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爲人借觀因造僞者示
人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以僞獻王乃留而不
去且謂曰可呼汝女行酒嫗以疾辭大王怒欲爲姦

意姬因憶道流之言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釵
投火中須臾電掣雷轟煙火滿室少頃平息擊死獼
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齋隨行器用悉
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惜乎鄧氏所遺之
牌日久懈弛以之玩弄致遭滅門之禍陝西某姬能
造僞者示人真者懸腰以得免於難是卽敬與怠之
分也豈空中原有冤愆之語故得復來爲祟而木符
先失耶

奇跡

奇跡之變幻耳目者不少槩見余所歷甚隘而可爲
傳說者有數事焉鄴下察院公署堂名響琴步履其
中則梁上悉應以宮商之音舟行沅江見萬仞壁立
雖猿猱不能到而懸崖之上有小舟一隻望之約丈
許山左省城歷山上石壁間有光石三尺許照見城
市如鑑虎丘山塘之南許氏園池中虎丘塼影在焉
雲間城中方塼影在一民家竈鍋中每夜以清水貯

鍋旦起見影金陵牛首山僧舍闔其門有竅如錢日
色清明時以白紙承其影見浮圖倒掛佛案上濟南
數百里皆陸地也而趵突泉有三眼其泉仰出水涸
時不過二尺許時有葦蓆竹木汜出金陵人修報恩
寺埕見頂盤中有二鯉長數尺潛其中江右安仁縣
仙巖人不能到仰視巖上有杵臼織機紡車牀具倉
板之類相傳倉板開則歲豐閉則歲歉云信豐縣石
埕九層日中無影影見則苗至如此之類多不可解

魯仙

余爲童子時見有魯仙者挽雙髻冬夏皆披棉被數層足踏芒鞋肩挑竹杖上掛簫管鼓板行則藜藜然時時高叫曰快活快活真快活夜臥必在飛簷殿脊城堵之上或見其疾行雉堞間如飛鳥時或仰臥女墻弄篴聲徹雲表凡魯仙經過老幼隨之一日有巨商邀入園中飲以酒復以銀盆盛燒酒三四斤魯仙出其勢垂盆中吸酒有聲啜啜片時而盡漸覺面

有酒色松江太守方岳貢以其跡涉妖妄斃之杖後
有見魯仙乘一小艇在平湖縣之東湖仍荷管籥之
具高叫快活之語聞者雜至或曰已杖死雲間何復
在此人耶鬼耶魯仙遂躍入水中後不復見明初張
臘還旣化於甘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每
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人貢者猶云三丰爲某台吉
供養現在不死又如江右人云羅狀元尚在廬山此
皆仙跡變幻也彼魯仙者豈其流亞歟然其吸酒之

術近於此加取禍杖下固宜

見圖錄

卷一

八

蘇衣僧

友人施楚望述魯仙同時僧冬夏衣蘇衣因號曰蘇衣僧醉後狂言往往徵驗其尊人笠澤先生嘗飲二人以酒皆大醉東西房就寢魯仙清晨先起取僧蘇衣置金魚缸中水底下以石壓之卽趨而去莫有知者及僧醒徑向水底撈蘇衣披之未始患濕也又云魯仙口啣外腎而睡如鹿臥云

異客

耿箎伯楚黃人恭簡公之孫也言公簡爲宣大總督
箎伯隨任嘗至邊城覓妓侑酒有佳妓先爲一客呼
去箎伯欲以勢奪之客不遣箎伯乃令數十健兒往
辱之客一指數十健兒皆如自縛歸報箎伯大驚遂
親自迎客盤桓累日客又技勇絕人一日箎伯隨竹
馬數十匹忽盡失去意必客之故也向客索之客笑
指壁上日出群皆從壁間躍出箎伯欲招致之恭馬

見聞錄

卷一

簡所客飄然去終亦不知其姓氏也

曹石霞

曹石霞名胤昌楚黃才士領已卯解癸未捷南宮父
爲雲州佐卒於官石霞入滇扶櫬抵常德疾作假寓
德山古剎及病愈就道德山和尚元直送別曰居士
筋斗不遠老僧亦隨後來及石霞病卒雲南樞過德
山元直上堂說法次日圓寂先是石霞入滇出順寧
府巷遇四齡童子振輿大叫曰曹某係我楚闈首卷
門人也石霞挽入密室中耳語言予爲浙江山陰章

格菴投胎此地相候久矣石霞贈詩云幕中堂上摠
投胎誰把原封錯用來滿口胡謔雙脚跳至人終是
未曾孩是夕童子歸語其父母云我與曹某共結蓮
胎去矣遂坐化

枸杞

甘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遍地皆產惟京州鎮番
衛瞭江石所產獨佳瞭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爲番彝
住牧之地土人往取率數十人結隊晝伏夜竹採不
數掬卽返恐番彝劫掠也道遠而得之難故獨甚貴
乾者大如豆赤如珠卽當事貴人歲得亦僅升合耳
黎魏曾先生爲彼地觀察云僅兩見今服食家以細
小紫色者爲甘枸杞非也予所見真甘枸杞大而赤

少子卽如川貝母大如龍眼川附子其進貢者八隻
一斤人多不識然則燕石似玉魚目混珠天下事以
僞亂真大抵然也

食量

范路公以乙未武探花授荆鎮左營遊擊一日清晨邀食蒸羊其羊約四十餘斤以兩大銅盤盛之又芝蔴火燒每盤四五十列兩卓余與主人及兩客共上卓路公中軍守備楊貴亦在主人云楊掌家善食可獨坐下卓掌家者營中之稱中軍也上席啖肉未及十之一二火燒令人不三四枚而楊中軍獨坐之羊肉火燒已盡矣主人云我們且待吃飯上卓羊肉火

燒并送楊掌家卽撒與又立盡頃之上飯餽饌頗豐
下桌亦然楊啖食無餘客因問楊家食若何楊云每
餐三斤肉三斤麵三升米五斤豆腐佐以葱韭數觔
一日兩餐而已楊之身材中下不知何處客受然其
臨敵衝鋒亦在勇敢之列

巨龜

介虫三百六十而龜爲長九江納錫大龜太史藏之
以決國之大疑誠寶之也歲庚戌余將入都於王家
營整頓輿轎間走市上有漁人持一龜長尺許濶五
六寸索價千文余以五百文買之寄藏於主家木櫃
中夜夢一甲冑士謝曰賴公脫我於難公他日得赤
雁使是所以報公也明日啟櫃龜已逸去所夢甲冑
士必龜也而赤雁使不知何指昔錢彥林先生彷彿

園中池水既涸湖石下見一巨龜足踏四小龜而行見者以爲恠擊殺之有患痔瘡者謂龜肉可以療痔食之卽死又表兄陸子勤家獲龜如箬笠大置之庭中少頃大小龜千百至驅之不絕是晚大龜遂逝去攷之爾雅云龜有十種又因所產之地有山澤水火四種之分其大至一尺已上者在水曰寶龜亦曰蔡龜在山曰靈龜皆國之守寶未能變化者也年至百千則具五色或大或小變化無常在水曰神龜在山

日筮龜之聖也予所買與子勤家所獲皆能遞去其
歲久可知

美女彈琴

琴客楊汝和者蜀人也挾絲桐遊公卿間聞其有美女彈琴術一貴人欲試之楊請齋三日掃室垂簾外設一几於東南角內設一几於西北隅兩几各焚香橫琴於上汝和于東南几上撫琴一再彈而西北隅儼然有靜女臨几汝和鼓漁樵之曲女亦和之音清調朗令人神往曲終聞隱隱環珮聲視之寂然詢汝和私不言或云符水致之

擦石

癸卯歲余館于東魯所居前兩傍各一石條作甃厭人來坐欲去之有何長班者慨然曰可去因以細繩兩根僅可作錢串者縛石兩頭用蘆柴爲扛令兩童子輕輕擡去莫不驚異欲令其再擡第二條彼反以先所擡者復擡置原所問何故彼笑云此戲耳非真也乃知剝驢拔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卽得分食者皆戲也若西岸奇器令婦女以一絲一莖挽運千萬

斤重物則非戲也

倭國

倭人吳三英曾至日本國言貨至彼則報島上市官
判價無欺客買彼貨亦不貳價不似中國市井多欺
偽其風俗淳朴道不拾遺婦人女子與人極藪狎終
不亂捫其乳甚喜曰你愛我若揣其足謂有意私之
出刃相刺其姦禁甚嚴不惟姦婦姦夫並死其家不
舉則闔門論死客中有文人墨士奇材異能者王聞
必召見然每紆其途以示土地廣濶又黎媿曾筆記

云有人至日本支國東浦寨呼中國人唐人猶西北
人呼中國人爲漢人也國雖有王專政者爲將軍三

僂

音馬

王擁虛位而已俗至潔男女着白布衫長垂至

足又云中國伽楠皆非真真者彼國亦不易得取伽
楠法先期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
急斫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
其王及三僂重加洗剔上者留之厚酬其備次下者
聽別售又言將至東浦過黑水洋最險吹沙無刻

若無風緩渡則沙壓舟沉又言國亦有狀元名必取
人才出群者或數年得一人不似中國每科必置一
人爲冠冕也嘗覽異域志云日本乃徐福所領童男
女避秦之虐遂國於彼而中國詩書亦得相傳故其
人多尚作詩寫字流傳旣遠數千年間聲音不同其
文荒遠不足以續聖教故不相合耳然猶市價不貳
道不拾遺女不淫亂何風之淳也聖教不行宜其有
浮海之嘆歎

羅道人

羅道人者棄家遊江湖間十餘年歸住江夏山中後
結茅於衡岳之麓宅不築垣堂不設戶亦無床灶辟
穀兀坐而已如是者又十餘年身長青毛望而知非
烟火中人也客至談論惟云爲臣忠爲子孝卽是大
道辟穀修煉其末也人餽以衣食多却之堅請留則
以食飼猿鳥衣置石上朽腐而已其所居虎狼窟也
荆榛蔽塞其徑訪之者披蒙茸而入雖遇虎狼不爲

害其山爲熊羽經業羽經多病嘗裹糧入隨之數日
病少瘥羽經云道人夜半後不知何往及日高方歸
身沾多露聞近日訪之者絕不與語訪者亦曰禘云

泛海

劉觀察孝孺奉命往紅毛國徵船勦臺灣悞入黑
鬼洋舟人令速煮飯未幾鬼恠千百穉穉叫號不可
名狀舟人跌坐結印口誦梵咒如僧家演孟蘭盆會
四顧撒飯去來雜沓天明始絕云此皆溺海餓鬼也
又一日大洋中忽起高山障海紅光閃爍呼問舟師
搖手戒勿語恐怖之狀更甚於黑鬼洋也急入舟擐
髮持刀出立蓬背割舌手足血灑水中卽仆船上經

一飯時頃舟人日得生矣問以故曰海中漁出如山
不足恠也但欲吞舟則吐紅光瀝血水中可以解之
否則以舟中尊者血瀝解之不然幾葬魚腹也嘗聞
海槎餘錄云有鬼哭灘極恠異舟至或沒頭或披髮
或隻手獨足百十成羣爭來趕舟舟人以米飯頻投
可止又讀神異經云東海有魚行者一日逢頭七日
逢尾魚產則百里水皆爲血人以爲恠語不經不可
盡信今觀孝孺所見安知簡冊所存者無虛妄特人

少所見耳

仙笛

閩中扶鸞降乩者皆喬仙名青云係元人曾舉孝慕
建安道士徐友雲其乩亦喬仙也不特詩文可觀斷
事頗驗又時顯靈异能于空中致奇花佳菓忽月餘
不降遺玉笛於几長三尺餘道士素善吹然吹之不
成聲夜半喬仙于空中弄笛聲音嘹唳數里內皆聞
之復有異香繚繞時屆秋仲庭梅數株一時吐葩明
晨笛遂不見嘗聞唐蔡王子李子牟仙叟吹笛事與

綠道士喬仙事相類李子牟善吹笛元夕士女駢闐
於道子牟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無譁
登樓臨軒迴奏清音一發百戲皆停忽有白叟行吟
而至謂子牟曰向者吹笛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器
平平耳子牟曰此笛乃先帝所賜神鬼異物叟以爲
常乎叟曰當爲一試吹之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子
牟叩額求見珍異叟曰我之所貯恐君不能吹卽令
小童出玉笛付子牟令其發調吹氣殆盡纖响無聞

子牟彌不自安虔恭備至叟乃微弄數聲坐客心骨
冷然清音激楚逸韻淒其曲將終風濤噴騰雲雨昏
晦少頃開霽不知叟之所在噫仙人玉笛凡人吹之
俱不成聲豈五音六律別有鈞天之傳耶

附李雲封論笛裂之故

韋應物洞曉音律夜泊靈壁驛聞笛聲謂酷似李
暮所吹者召問之乃李暮外孫許雲封也雲封曰
某纔十齡頗知音律外祖教以橫笛每一曲成必

撫背而僕因入梨園小部後安祿山反漂流經此
韋曰我乳母之子受笛李君遂命出笛雲封撫而
觀之曰信佳但非外祖所吹者乃謂韋曰竹生雲
夢之野鑿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者卽
於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浮浮者外
澤內乾乾者受氣不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出
入九息古之至音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其已
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求

試日欲驗汝鑿雖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去州
遍一叠未盡駭然中裂韋公嘆息久之

仙棋

余嘗見仙乩于維揚但作詩繪畫不言人休咎也詩有初唐氣畫兼南北派而更精于染色暇則時與人下棋必賭賽然勝負往往不因技之高下大約與貧乏者博則乩必負似欲以詩畫之所得濟世也又一乩群聚判事適有國手至衆曰爛柯懸壺仙家事也不識大仙善奕否善則與國手試之何如乩以爲可國手遜曰凡人何敢與仙對求讓幾子乩云讓九子

國手自念窮盡奕理縱仙凡不同焉得讓九子乩固
妄耳因遂佈九子乩着似不能支國手乃曰大仙游
戲三昧耳觀者曰大仙本不長於碁乩荅云不妨有
一劫在後果因一劫國手全局俱失國手乃叩頭伏
請曰大仙得無爲仙中之國手乎乩云我在十洲三
島間爲第六手夫奕小技耳理深至此則凡學問豈
有涯岸乎苟一自滿則棋如國手亦有滿盤俱敗之

王淑之

王淑之楚黃人商於京口虧本失業獨遊焦山至山
寺一童子飛語其師曰王客人至矣僧出延款甚殷
茶寮香積俱極豐潔日暮辭歸僧曰無事且住因宿
山寺次日復款留遂盤桓數日淑之自念生計乏本
故里難歸僧意殷殷乃發逃禪之想請祝髮長侍僧
曰汝酒肉場中人也非黃齏淡飯可了此生且當以
術數顯名海內因授易一編令王熟讀時爲講解微

義洞悉而並不及術數居三月餘謂淑之曰汝術已成可行世矣數當往金陵始次日有船至山下僧曰容舟必往京我有一客求附至水西門因出資付舟子另出巾履色服換淑之故衣而淑之儼然術數中人也淑之在山久其日用服食不見購買而出之裕如卽巾服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又先語淑之曰到水西門卽謁某秀才告以秋闈應中第六但今錄科遺才俱遭擯當以京畿道送入場不必奔競抵水西門

至一館中詢某秀才諸生問所以淑之備述秋闈名
次科舉不得之故諸生曰秋闈尚遠科舉發案在且
晚間館生俱來問一一決之諸生令人送至某秀才
家次日案出某秀才果無名館中諸生等第無一爽
者名遂籍甚及秋闈而某秀才果在第六當事聞之
延致無虛日矣嗣入燕都聲震輦轂號曰半仙夫焦
山拳石耳自焦先生著名後不過爲京口遊覽地豈
知有異人卽在應世接物間耶要知應世接物間不

少異人獨人自無緣耳且以見人生富貴窮通自有
定數而營營者何爲

水災

嘗過沔陽時大水發舟忽不前問所以舟人云此是市心有大楊樹梢掛舵故不能行然此不過水大也近客閩一二日大雨則水沒廛市或溢雉堞然此又不過水驟也一日至邵武水尚去橋星數尺乃從橋屋上飛渡遠觀若雪山凭空而下駕一神座至隣邑衝毀一廟而田疇廬舍無所損國語云穀洛水鬪將毀王宮此其類乎然其事不少概見宋詔興十四年

水闢樂平又里民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屋闢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明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大寒凍爲冰柱高數丈圍亦如之中空而傍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冰柱中避之賴以全活頗多噫冰山難倚冰柱活人同一冰也天人之勢其相去何如哉

犀玉

一武將好蓄珍玩亦多藏書積至數萬卷宋刻書亦萬卷古今石文字龕滿一室他如三代秦漢尊彝環壁之屬晉唐宋元法書名畫官奇定窠宣成之磁端谿大理靈壁之石猫眼龍睛火齊木難之寶罔不畢具而犀玉玩好酒器尤多內一犀杯不甚大製極古雅獨置一室香氣馥馥不絕酌以熱酒則更甚又一玉鎮紙作兩螭盤繞而一昂一伏值天日晴朗兩螭

滑膩如脂香勝沉水真異物也及主人將歿前一月
鎮紙忽墮地碎犀杯爲其子獻于某王子晉唐肅宗
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工巧特甚其玉香可聞數百
步雖鎖之金函石匱終不能掩或以衣裾拂之則芬
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銷歇輔國常置於座側及
輔國將死而辟邪一大突一悲號輔國惡其恠碎之
其婢奴知非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以萬貫買之及
恩伏誅其屑化爲白蝶而去要見異物歸人似關盛

衰是以辟邪之悲笑玉屑之化蝶鎮紙之墮地皆不
利于主人也今某王子已伏誅其犀杯又不知屬誰
人之手矣

飛賊

濟州吳又夔入都挾重貲進前門往來肩摩負行李者卽覺空虛然人叢中不遑查檢抵寓啟視橐金盡失矣時又夔兄現爲巡城捕甚急夜三鼓忽聞陰風撲戶戶不鑰自啟一人從簷飛下披髮杖劍長跪榻前曰前門上失物是小人借去公能忘情否又夔懼甚連曰已矣當卽止捕耳出戶躍身屋上隨風而去片瓦無損又濟州孫窻家屋宇深邃守衛甚嚴積貲

密室中雖姬妾不得輕入一日啟視譬如聞之有司
勅番捕相視毫無踪影云非盜所爲孫宦告當事械
繫諸捕緝限嚴緊宦晨起妾室盥畢整冠見冠懸于
簷際莫之所謂及夕寢覺蓆下有物視之乃利刃懼
而止緝又月餘有僕狎一妓見其約臂爲主人物問
從何來云海上海所遺每歲至至則馳報但其臂力
絕人能着靴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籍扳引又以足
踏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了無障礙雖有多人恐

不能制莫若以計取之彼好酒俟其醉斷其手足卽
成擒矣未幾至如妓言縛之至官一欵而伏天人具
此絕技富貴何難語云竊鈎者誅竊國者侯顧所用
何如耳

古玩

有士慙且貧酷愛翫物一日絕糧妻出簪令入市易粟道逢持李龍眠畫尺幅僞物也嘆賞不已問價幾何人見其欣賞索值頗高士曰止有一簪肯相易否其人故作難色復解衣益之懷畫急趨人問其故曰恐以價廉生悔心也歸閉戶繞室走喜溢眉宇曰得一至寶妻曰日云暮矣易米何在未見負歸持畫示妻并極道龍眠畫為希世之寶今以一簪易之尚復

何求妻聞之大慟自經又一人初甚富亦有此癖田園消廢殆盡所蓄字畫古玩直千萬計不肯棄一物一日客至日午尚未舉火乃兄亦巨富客言之兄餉以脫粟二十石適有以董元宰字畫四十幅求售見而悅之議值四十兩卽以粟十八石易之時粟貴每石二兩二其人以未足四十之數復益之二斗又一人兼好珍禽奇獸之屬至貧甚薪水嘗缺每日必備細菜魚肉之類魚喂雀肉飼犬菓以供鸚鵡之食至

老死不替昔宋時有彭淵材者遊京師十餘年其家
饘粥不給以書召歸乃跨一驢以一黥挾其布囊親
知相慶曰可脫凍餒之厄矣淵材喜見鬚眉曰我富
可埒國旣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畫竹一枝
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巨束餘無所有此數人者何
相類也然古人有以天爵爲貴學問爲富而不憂貧
者彼則以古玩爲富而不以饑餓易其好癖之甚矣

假冒

楚黃李公夢白歷階至侍郎多厚德爲外官時一人
自稱座師子見公詢其履歷待之甚厚其人要求無
已未幾真者至始察前者之僞適其人復來請托公
徐曰敝世兄昨至見館署中其人惶遽而遁又黃俗
比戶絃誦館課四方者極多一士同姓在汝寧光固
間設教稱公爲叔後公以侍郎致政歸道必由此館
主人曰令叔榮歸經此師必迎謁士雖應諾然未嘗

識面平時假托不得不往因懷刺前謁告以故公欣然以猶子禮待之親造其館慰勞主人士從此館益佳學益進遂得發達晉有人假冒韓魏公書謁蔡君謨君謨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兵送之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太尉官之又秦檜當國有士人假其書謁楊州守守覺其偽以白金五百文原書管押之回秦檜見之卽補以官資或問其故

曰有胆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走胡南
走越矣更可笑者唐李播典蘄州有李生來謁獻詩
播覽之駭曰此僕舊稿何乃見示生慚媿曰某執公
卷行江淮間久矣今丐見惠播曰僕老爲郡牧此已
無用便奉贈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
丈盧尚書播曰尚書何名生曰弘宣播大笑曰秀才
又錯矣盧乃僕之表丈何復冒此生惶懼謝曰承公
假詩則并荊州表丈一時曲取播大笑遣之小人假

冒固屬可憎數公之雅量與檜之遠識人豈易及

胡將軍

將軍美丰姿有膽畧其幼時牧羊於儒者家儒精星
理善風鑑云此奴可致封侯第恐殘忍不保令終耳
儒有舅爲大帥遣胡隨之累立戰功歷官至副戎纒
妻頗多一日他出群妾遊後苑適驟歸衆妾皆避去
一妾恃寵獨留胡以一輿昇至山中數其罪而殺之
懷其首以示衆姬而復厚葬其屍昔北齊主納娼薛
氏清河王岳常因其娼迎之至第帝怒殺其娼薛仍

寵愛久之忽疑其與岳通斬首藏於懷出東山宴飲
探其首投於盤并支解其體弄其髀爲琵琶復收髀
流涕曰佳人不再得載尸出塋披髮步哭而送之又
張士誠駙馬潘娶美娼數十內蘇氏才色兼美醉後
怒而殺之以金盤荐其首於客宴國亡伏誅投其首
於溷楊廉夫爲賦金盤美人詞曰昨夜金床喜喜荐
美人體今日金盤愁愁荐美人頭明朝使君在何處
萬中人滿血骷髏君不見東山宴上琵琶骨夜夜

語啼筮篋胡之事與此相類然余見胡氣宇和平乃
殘忍如此後死於戰官亦止副將不保令終洵然

都督府相公

王某客常德徐總兵幕其地南連六詔北距五溪軍興孔亟差使絡繹船苦不繼然船非掛經畧牌額則借王子差使所以有司封刷每多更易卽總兵簡閱亦有情面某則自刻都督府相公王封條封用船隻斷不假借其他假威作福者不一而封條稱名尤爲可笑明有劉泰與夏少卿善人問其姓氏則曰夏少卿之俗友同時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謁之必曰

錢都憲是我外兄好事者日沈循則說錢都憲劉太
常稱夏少卿人以爲笑又有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
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又江朝宗之壻私印曰
翰林東床皆都督相公一流人也

李復佳

東魯李秋期諸生也有子佳哥聰穎絕人年十歲時
藝不待構思詩賦亦警拔可觀是年入道試深秋久
雨文宗見其年幼出對云雨久莓苔紫佳隨曰霜濃
楓葉丹遂入泮不數月渡汶水死秋期哀痛不已復
生一子亦敏悟六歲就塾日誦千言自能解意出佳
哥入學對對如佳哥乃知佳哥再來因名復佳詢他
詩文皆能記憶余聞時僅十餘歲今不知壽夭榮枯

若何凡人子再來與能記生前文藝古今不少概見
若顧况子於冥中聽父哀慟復求爲子其事更奇况
暮年一子名非熊登第夭折况時年已望七追悼哀
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旦暮泣成血聲逐斷雲悲跡
隨飛鳥滅老人已七十不作多時別已而妾生一子
仍名非熊四五歲能自念此詩况問其故曰兒卽亡
兒也每於冥中聞念此詩心殊痛切故哀叩冥司仍
爲父兒也暮年喪子哀吟欲絕者甚多乃求冥司面

復爲子者絕少豈父之哀痛不若况耶柳子寬之實
頑不靈者多耶

借寓婦

荊州王文南解元也嘗言川中劉觀察之子搢舟自郡歸遇一畫舫中有麗人婢僕森侍及夜泊蒼頭語搢隨從云舟中麗人主人愛妾主人卽此地某官也任滿將還尚滯成都令移眷至此以竢欲暫假栖家人告搢搢與某官有交詢其履歷搢因掃室欸之半載餘某官杳然心頗疑之夜靜於牆外探之每聞刀仗聲迫之則又寂然心益惧一日麗人遣蒼頭告搢

日今夜有仇家率衆相殺府中人萬勿啟戶否則禍且不測及夜半果若數十百人持刃格鬪者鷄唱始息清晨過視麗人婢僕俱不知所之惟腥血滴漉階除間堂中置金一餅方書一卷又一帖書四字云留謝高誼終莫測其是妖是人方書試之輒効此事與宋姜適所遇頗類適嘗途中遇平輿數乘每相先後既抵里乃徑趨適家有婦人焉顏色絕代語適曰來爲汝婦適云我納室久矣婦云足下既有妻我爲

妾御勢不容拒遂以廊廡間數椽處之彼有使令自置烟爨烹庖飲食無異常人畧無毫髮動靜年餘忽有道人直造舍美人一見掩袂大笑道人謂適云子不遇我禍有不可言者此劍仙也始與其夫亦甚和鳴終乃反目婦易形避此其夫訪於天下今將跡至君家來殺此婦并及君焉吾知之萬里來救君命今夕必有異子但閉門勿開可保無虞是夜三鼓忽窗中劃然有聲見二劍自空飛入適如道者言瞑目安

坐少焉二劍盤旋於適頸前後將曉忽聞喝聲甚厲
云可啟視卽道人也下視之有人首一血流滿地道
人曰可賀矣瓢中取藥一捻人首與血化爲水遂入
條不見次日婦人亦辭謝而去劉措所遇之麗人豈
其行事當亦劍仙之流歟

丹術

燒煉之法自有真傳非有道之士不得遇非有道之人不得成何則丹不濟聲色貨利之用也今之燒煉者皆聲色貨利之徒是以行燒煉者未有不欺人信燒煉者未有不受人欺耳獨余所聞二事則甚異有醫生汪羽卿者况余札作紹往謁泰安州趙樸庵侍御余問欲往彼鄉行道乎抑遊太山欲其作東道主乎汪曰否侍御善丹術欲求丹以療貧因憶昔日遊

太嚴問侍御得丹秘甚未聞濟世問汪何所聞汪曰友人蔣遜叟孝子也侍御以其母奇節子純孝特點千金贈之余嘆曰若是侍御爲節孝故諒非泛泛一札能動其心也汪遂止又新安汪器之商粵東茶肆中遇一老僧與語深契禪理因邀至寓盤桓累日適同寓有俞蟻珠者爲仇家首告執下獄拷掠備至需五百金可釋否則爲獄鬼矣器之生平負俠然苦力不能深自浩嘆老僧曰既有心君所置諸銅器卽致

之矣器之云所值幾何僧令秤數十斤我爲点之隨
卽索炭器之卽以燃炭進僧出一包取七許擦諸銅
器着火燒赤以水洗之皆成白銀銷鏹以獻俞得脫
是夕老僧亦不知所之之二人者其得真傳者歟然
所濟者節孝寃獄則爲身家計者必不點點亦必不
成今之逢人便說者不自有其丹而與人丹以覓利
餘其真假判然矣

尤汝厚

六

尤汝厚閩南知名士也飽經史下筆有神爲學者所
敬仰數奇不偶屢仰塲屋僅中副車以恩拔游金陵
時弘光改元也舊院有名姝王青霞女名麗玉者色
藝俱絕尤頗顧之情好日篤值鼎革際倉猝南還事
定玉委身於立勲大將順治中尤覓官燕都暇日遊
西山入蕭寺忽逢車輿甚盛中一美人褰簾顧尤而
舉目每憶西樓腸欲斷今朝猶恐夢中逢視之乃玉

也尤訪之厚遺闕者與圖良晤杳不可得玉寄詩若
千首與尤永訣竟投繯焉詩甚纏綿哀怨爲時傳誦
尤卽拂衣歸一意空閒不復以名利關心老禪宿德
莫不降伏皈依噫變亂中佳人没入沙墜利者何止
一麗玉耶禁不遣歸致紅顏頹於尺組于司空韓晉
公益令人傳誦千載下然尤以不得玉逃禪定證真
空則崔郊戎立因此羈絆一生又幸中之不華矣

妖狐

中州呂端生者挾絲桐遊江陵嘗與諸武弁獵飲於
章臺俱大醉委之而去卧老梅樹下夜半月色如晝
酒亦少醒欲往前尋宿有素衣婦冉冉而至曰妾家
距此不遠如不鄙夷幸惠臨少叙款曲生領畧之至
其舍屋宇帷帳甚雅潔遂留連數日情意既洽至於
忘歸生問其姓氏良人何往云姓胡爲虎所傷自豫
徙此實鮮戚屬感君風雅願托終身生於是賃居托

言娶婦載以俱歸賓客稱賀雜沓應接裕如居恆中饋女紅事事可人然自此多疾日覺羸瘠有僧見之曰君所遇獸屬之妖也若不舍之有性命之虞宜亟往湖南避之生從其言挈囊登舟婦追奔及江見舟已發哀號痛詈生投長沙友人以處自是漸安越三載荆之貴人召之於是整棹來方登渚宮之澣而婦已先在喜形於色仍與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僅存一息懇僧治之問始遇之處至梅樹下作法婦踉蹌

奔去命矢射之應絃而斃一白狐也生調理年餘僅
得不死已爲廢人花月之下凡有所遇不泮慧劍斬
之鮮不爲山妖木魅所蠱可不慎歟

屍跡

嘗過沅州見石上血痕儼然赤馬相傳崇禎初年有賊驍甚殺傷兵士頗多及敗斃而食之馬卽剖分於此血跡遂不泯嘉興三塔灣清兵初至縛僧於石牌坊射殺之而屍貼石處血痕作僧形顯然他如記傳所載永新譚氏不受賊污遇害而母子血漬入磚宛如其形延平小常村婦爲楊勅叛卒逼脅不從而死屍痕現於土削去復現順昌軍范旺戰沒街衢跡顯

於磚又若楚重瞳烏江馬跡關壯繆玉泉馬形然皆
或死於忠或死於節或以主勇或以主義足以驚動
後人宜其英烈之氣不泯若沅州賊馬與嘉興寺僧
絕非忠節義勇可比亦何爲而然哉

剖心

寧陽民李養曾父病且死割股作羹而愈未期年母
又病藥石不効養曾沐浴禱天以刀剖胷取肉作粥
隨食隨愈事聞於官遣醫生汪姓者療之回云胷間
瘡烈五寸餘氣蒸蒸出痛不可言汪敷以藥飲食無
恙期月而平輟咩錄載陶煜事更異煜事元武甚謹
母病心痛瀕死走禱元武前引刀欲下忽二童子入
叱曰母自損我天醫也元明大駭伏地求哀童子取

筆書十數字于几擲筆仆地隨呼家人救之乃隣人子也叩之無所知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卽如其方治之藥入口痛卽釋且終身不再發又唐史載安金藏樂工也武后時有告皇嗣謀不軌后將使酷吏訊之金藏自剖其心以明皇嗣不反五臟皆出太后聞之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而使汝至此命良醫納其五臟以桑白皮作線縫之而愈夫寧陽故魯地修孝行敦倫紀但小民無知往往以剖心剖股爲孝有司

悉其傷生每嚴禁之然觀今之悖逆其父母者視養
曾爲何如哉如養曾者自當旌異之爲世教勸也觀
陶煜金藏事則動天地感鬼神洵莫大於忠孝矣

瓊枝曼仙

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
色藝出群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
毅然弗從以刀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
何哉獻忠寤之喂犬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
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
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
忠媿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

獻忠始覺碎磔其屍昔宋榮全據高郵叛召官奴毛
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汝而反我有死
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刀裂其口至死罵不絕後
闖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元邊寇陷常州徐婦娼者
寇命之佐燕憤罵弗從爲寇刺死後張翔南翼作詩
以表於世噫當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
納款稱臣峩冠世儒効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
仙一媚耳奮不顧身視死如飴不更賢於忠臣義士

之所爲耶若瓊枝之死與英烈夫人徐娼等而曼仙
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成則爲國殺賊而身死於
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而斃事雖不成其仗
烈之氣不令千載憤嘆耶乃旣不得如英烈夫人來
朝廷褒贈之典又不若徐氏獲名人詞翰之光以風
世惜哉